

續碑傳集卷六十

江陰繆荃孫纂錄

忠節七

贈太僕寺卿運同銜河南補用直隸州田君別傳

李元度

田君諱玉梅字鼎臣龍山人少跳踉不羈從塾師受章句意弗耐也則去之距所居十餘里有巖洞幽險絕人迹君獨居三年日誦陰符遁甲諸書鬼物蛇虎無所擾及出與人言率恢奇混潑人莫測所以也年二十走京師與人言星象謂天下且苦兵坐妖言陷刑部獄君笑曰我豈妄哉踰年當見信矣既而果得釋咸豐三年走江南大營以策干提督向公榮請潛入江甯城約諸被脅者翻城應官軍有張炳垣者俠士也陷賊中夙與君善君變服夜入城與謀炳垣爲通款數十人皆約內應及期君乘閒登城斬賊首擲城外而官兵負約無至者謀且泄賊拘炳垣鞫其黨備五毒炳垣抵死不言同謀者君伏水竇中五日夜得脫將出城猶襲殺僞官五人門者十餘人凡三出三入無知者軍中以此奇君君既恥其言不售復脫身非走投效河南時賊踞正陽關官軍屢攻不下君率川楚軍協勦夜領壯士八人緣埤堦上會風雨大作君與八

人者大呼擲火球賊脅不辨多寡大驚潰官軍蹴之遂克正陽關君擢知縣加五品銜

賞藍翎七年從欽差大臣勝保剿捻寇當是時固始被圍久內外隔絕君領偏師援之至則屯大隊於後而自率精騎數十衝入城復選城中驍騎益之突出蹂賊當者盡靡而大隊自後夾攻之賊腹背受敵大敗奔圍解

詔加運同銜

賞換花翎

賜號卓勇巴圖魯尋補太康知縣晉同知直隸州十年秋泰西人犯天津京師戒嚴

上北狩木蘭君上書大府請濟師勤王大府以爲狂三檄止之君投檄抵地罵曰犬馬知衛主烏有食君父之祿不急其難者乃自帥所部行至汝陽沙官橋爲捻匪所阻眾有難色君素輕捻匪又北行急乃忼慨誓師曰吾屬勤王方冀立奇功何遽爲螳賊所闕乃大呼直前搏戰賊敗追奔三十餘里援軍不相屬從者裁十餘騎賊瞰君勢孤乃反鬪圍君數匝君手弓左右持刀且戰且射自昧且至日昃手殺傷數十人賊

卒不退圍益急後軍阻賊不得前君馬中流矢將踣回顧從者僅存一  
跛卒乃棄刀下馬拔所佩劍徒步決盪跛卒呼曰賊壘在北公北行圍  
益厚不可出必南行吾後軍幸至或得脫乃轉戰而南時已薄暮賊恐  
失君以火鎗叢擊之洞胷而死死良久賊篝火求其屍得之將斷其首  
屍突起撞持刀賊仆地死賊駭奔驚以爲神立即移屯去時八月六日  
也年三十二後軍至斂其屍歸葬龍山跛卒佯死伏草中得免具述君  
死狀事聞得

旨優卹如典禮

贈太僕寺卿

賜祭葬

予雲騎尉世職

敕汝甯建專祠君饒血性急人之難忘其軀誓不相背負在江甯有陸  
某陷賊中君潛入城徧覓得之攜以出或詢賊中事語及張炳垣輒嗚  
咽流涕云

贊曰君天下奇男子也其蹤迹奇詭及死事之烈周孝侯曷以加哉軍  
興以來吾楚人以義烈著者儂指難畢數而莫奇於君人奇功亦奇年

甫三十卒以奇烈死悲夫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君儻其流亞歟

又田大令傳

陳繼聰

田君玉梅字鼎臣四川酉陽人案豫軍紀略作湖南人好讀史傳下筆千言貌文弱而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性倜儻家貧喜結客不知生計弱冠後輒出門遠遊海內名山五嶽歷其四每遇險要形勝古人爭戰之處必停轡登眺蓋其志趣固不羣也咸豐二年冬粵寇入長江將犯金陵君方在京師慨然思討賊立功驅車南下至則江甯已陷大帥向忠武公屯營鍾山督師攻城不能拔君欲謁見獻策而羈旅無與通其鄉人有駐善橋營者往投之居數日適縣丞胡恩燮以公事道經善橋見君懼若平生君出所著論示之皆切中時弊恩燮奇之爲言於太守趙某趙召與語亦歎爲異才乃薦諸大帥給軍功六品銜當是時江甯諸生張繼庚謀翻城應官軍陰結義士相機而動潛遣人至大營上書者再而幕府終躊躇不果君乃說大帥曰官兵圍賊今旣數月無水師以扼其吭僅城之半耳城高而備多急攻之無益也聞城中有內應者請先爲公入覘其虛實大帥諾之而張繼庚亦以日久恐洩親來大營見將軍

福興痛哭告其事大帥遂遣君行君固機警絕人效賊裝挾匕首至江東門卽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也君手持筐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自水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召諸人與之謀復徧歷賊巢習其言語號令又至各門視其路之寬隘遠近爲進兵計皆默識之越三日復自西門出子然孤身守者眈眈視君故從容坐城闔若有所待少頃遙見一騎來導從數十輩君遽拂衣起曰至矣昂然出守者以爲同黨也竟不之詰君歸至大營備述其所經且言內應頗眾但散處不能聚似不可恃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寡距僞署稍遠賊卽知有變不及救或可濟也大帥從君言君於是復入城告眾以期而眾以賊耳目多瞻顧未行事久竟洩繼庚被執堅不肯承密遣同志者告君促大軍速至君遂潛身再出言於大帥謂繼庚雖失陷義民甚多但志猛而氣怯難以專任某已結壯士五人必挈以其往大兵繼之而後可圖帥曰吾當以軍應汝此大事好爲之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君同其徒五人易質人服入城率諸義士賈鍾麟柳之麒張鴉頭等夜伏神策門延大軍爲破城計君道遇邏卒斬之守陴者悉熟睡亦殲焉僞參護臥堞樓驚而踰垣君以矛衝其喉擲頭於外遂下城將令諸人合攻守門賊而斬關

開門則阻於柵不得前蓋賊於是夕新立木柵高而堅鍵以鐵鎖守賊  
悉在其內列礮外向稍覺礮卽發無所避天將曙夜巡者見城上死者  
纍纍知必有變嗚嗚吹角他處亦應之君曰噫事敗矣賊且大至宜避  
之乃皆退而匿已而賊兵麇集大譁下令閉城大索收百四十人殺之  
城啟君竟偕五人出先是大帥與君計遣諸將如期往至是夜軍至城  
外天明而門不開忽聞角聲四起城上旗幟簇簇知謀不成遂整軍回  
咸太息曰田生必死矣及君脫歸眾益奇之大帥以君爲能將賞以官  
君上書謂內應旣無功則惟鼓我士氣以下此城將不可使怯兵不可  
使驕語太激拂帥意乃寢其賞君復往依趙太守亦無所用之會蘇撫  
吉勇烈公督兵鎮江或有言君者署爲軍校經數十戰吉公旋敗歿於  
九華山君功遂不得敘後赴湖北軍營胡文忠公以君有膽略堪任戰  
疏奏其材保舉以知縣用適值捻寇大擾中州豫撫求援於楚大府檄  
君往勦屢戰皆捷然狂氛方熾未易撲滅軍士力且疲而巡撫慶廉益  
趣進兵十年八月君從提督承忠勇公擊賊於汝陽城南之野豬岡力  
戰陣亡事聞

恩卹如例君爲人風雅自喜軍暇頗嗜吟嘯出則輕衫被玉丰致翩翩

絕無武士習氣然每與同志者言及時事則性情激憤目眦裂恨不得尺寸柄爲

朝廷殺賊嘗大言曰某百無一長惟不敢愛此身置國事於度外苟有用我者雖死不惜耳卒勦劇寇歿於行閒遂其馬革裹尸之志可不謂之奇男子哉

論曰田大令入江甯城與內應者謀納大軍上江兩縣志平定粵匪紀略及馮景亭顯志堂彙俱載之然皆因張炳垣而牽連以書故其事不詳惟孫澄之撰大令傳言之最悉嗟乎嗟乎大令在大營時名位甚微而乃三入虎穴刈賊如草事雖垂成而敗而膽智則迴絕人矣惜乎主者惡其言直擯之不用設使大帥能愛其才付以精兵千人自爲一隊吾知出奇制勝功名不下於嘉慶間羅桂二公而乃棄千將如鉛刀俾鬱鬱無所試晚遇胡公方以河南一令爲發軔之始而值妖氛大熾力疲於奔命竟以眾寡懸殊勦賊以死哀哉然報國之忠至今猶凜凜如生軍興以來固多奇士若大令者尤其傑出者也

鹽運使銜浙江簡用道彭君別傳

李元度

君諱斯舉字鴻軒平江人高祖昌鳳乾隆甲子舉人敦學行耐祀宋九  
君子祠君逾冠爲邑諸生好讀兵家言咸豐三年粵賊犯長沙平江令  
林君源恩募鄉勇扞圍屬君訓練君選壯士五百人日扃門教以坐作  
擊刺法綴鐵環足脛閒令習騰蹕承平久人不知兵見者多迂笑之四  
年侍郎曾公治師東下檄林君帥平勇從君抵長沙會賊陷崇陽通城  
檄平勇回援壁北界上塔市三月四日悍賊數千驟至君堅壁不動俟  
近塹開壁馳之勢若風雨賊敗奔斬數十級越日復悉銳來犯時胡文  
忠林翼爲貴東道帥黔勇七百援平台擊大破之忠武公塔齊布亦至  
遂借克通崇旣而塔胡皆別勦平勇亦歸防北鄙君以功  
賞戴藍翎選用從九品亡何林君中蜚語撤遣所部君以十一月抵九  
江謁曾公從戰小池口五年正月余從曾公入江西募平江軍以君將  
中營七月自南康渡湖破湖口每戰君必身先晉府經歷縣丞六年移  
攻撫州師次東鄉賊掩至敗之遂破文昌橋壘七馘首數千進圍城  
西南大小戰五十有六援賊不時至皆敗之九月以分兵克宜崇爲皖  
賊所乘師失利改防貴溪始至賊躡上清司擊走之七年三月賊環逼  
貴溪踞弋陽安仁東鄉鉛山金谿皆徧大膊於鷹潭各路賊皆退君擢



知縣五月別賊自上清至君語余曰自軍興官軍止決死戰不用設伏張疑法非計也某請試之乃以千人伏店前賊過及半伏發殲焉九月賊圍貴溪爲我軍所敗遂渡江竄安仁別將率八千人逼賊衝壁將軍嶺皆敗潰世以是益重平江軍是役君晉同知八年師防玉山君領千人屯古城江浙分界處也衢州賊分黨來犯君以計勝之會驟雨港水溢敗賊不能渡斬馘多逾月衢圍以解七月賊自閩出圍玉山我軍破其隧道賊來益眾城中食且盡君忽引余登陣曰賊潛遁矣詰旦將畢走問何故曰君視汲者日昨千人跣河水如織今滅大半矣炊煙亦漸稀不去安待乃伏兵截賊輜重果大獲

詔晉君知府

賞孔雀翎當是時曾公再出視師余請急歸省以所部改隸九江道沈公葆楨未幾改隸君君自是獨將五營爲一軍矣九年駐廣信遣將會攻景德鎮數月下之尋駐浮梁浙江提督饒公廷選以師至甚器君遂疏調援浙十年四月抵浙西有淳安之捷淳界皖越之交踞城賊數萬君壁威坪距城三十里賊迎拒圍其營三市君遣死士潛出詐爲援軍至親出突陣賊崩奔酋自刃之不能止斬首千級是夕棄城遁居民遮

道燕香迎軍聲大震浙撫王壯愍有齡上其功

詔以道員留浙用加鹽運使銜遂自嚴州抵杭王公待以國士六月自臨安出於潛昌化駐千秋關僞忠王李秀成率賊十數萬至或謂寡眾弗敵當引還君曰若此何以對王公遂誓師決死戰賊初至走之翼日大至君親搏戰自辰至未不少卻旣而火藥罄乃潰圍出行列不亂故少所死亡王公遣材官數輩覘陣具得其鏖鬪狀拊慰有加命增三營防海甯尋駐蘭溪遣水師會攻嚴州下之賊犯常山軼江西君馳援先是湖北大吏遣蕭公翰慶以軍三千援湖州曰訓字營戰比捷而蕭君死綏軍無所屬王公以隸君君慮弗習也辭之部將愆君乃令訓字六營守常山而自率舊部援廣信亡何常山軍潰爭環君索舊餉閱於衢良久乃資遣之君亦厭戎事而是時王公方檄君權金衢嚴道乃以舊部隸郭君式源令駐防江西會常玉道梗久不得報書王公乃改授代者十一年正月君攜親卒二百赴杭州乞假歸修墓王公慰留命充營務處君建議曰會城食米均自甯紹來由望江門入江岸距城三里許法當築甬道護以兵餉路通則城可守也王公善之有迂其說者八月賊大至君固申前議將卽以屬君適閩中礮至檄君驗放礮裂傷君

額角流血數升。仆越兩月，乃瘳。議遂寢。時賊已合圍，先踞望江門外，鑿塹數重，柵以木。杭紳胡光墉自甯波運米數千石至，爲賊所閱。城上望見之，莫能致也。城中鼠雀皆盡。十一月二十八日，力竭陷。君分守湧金門，親卒戴迪、英等勸隧城，君不可。曰：「若等各逃命，吾當死。」此問後事，無所言。取玉抉拾及小皮冠各一，授迪、英。曰：「家中見此二物，如我至家也。」語竟，持鞞刀格賊，遂被戕。同治二年，杭州復戴迪、英等自賊中逸，出哭訴諸當道，始得君死事狀，而抉拾小冠，猶幸在，以致其家。君婦大慟，曰：「此先夫故物也，事聞得。」

旨賜卹，入祀平江忠義祠。君卒年四十有三，以兄子澤濤嗣。襲雲騎尉世職。

論曰：浙爲東南大都會，財賦物產甲天下，而會城鮮蓋藏，米皆仰給。明越二州，窳其源，立涸，辛棄疾有言：「斷牛首，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滿城皆魚鼈。第論形勢不利，建都耳。若軍民之食，猶未計及也。甬道議創自君，城中官民數十萬，無見及者。議果行，良足救敗而眾，且迂之卒，以同盡悲夫。豈運數有不可回者耶？余次君傳，特表此議，以諗後之人。見君議之行，止實浙存亡所係也。謀賊不從，汔用身殉骨，且腐始得以死狀聞。

烏序豈不悲哉

孔雲鶴墓志銘

宗履辰

曩與雲鶴同號舍見其言簡而貌端以爲同年出自聖門心敬之後登第習館業出爲令罕繼覲乃閱三十年友其從弟字華復友其母弟東菴而知雲鶴行誼特詳逮雲鶴以節死海外殊閔之越三年喪始歸旣卜祔於曲阜祖林東菴率其兩孤求志其墓何忍辭君諱昭慈雲鶴其號爲

至聖七十一代裔孫乾隆朝官江南布政使諱傳炯者君曾祖也子諱繼申恬退不仕多善行是爲君祖其鄉貢士有名以善教聞諱廣禧君考也君少孤母夫人爲梅文穆公女孫授以學遂早成由四氏學生舉道光辛巳鄉試至癸巳成進上用庶吉士丙申散館改知縣選粵東之饒平治未三月遭母憂服闋揀發福建隨營效力差往廣東購鐵器尋權莆田沙縣攝興化通判實任古田充甲午同考官調閩縣升邵武丞移鹿港以禽賊勞

賞知府銜未幾擢臺灣知府臺澎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兼督學政又以助餉加二品銜在臺五年威信大著外裔內番皆畏服乃以彰化亂民

不靖危城猝陷遂於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盡節彰化城中

文廟年六十有八事聞

卹廕騎都尉世職民痛其忠願請贈諡建祠不能已君爲政先去敝俗之爲民害者其治莆田得人心好門之民相戒毋鬥以貽賢父母憂林君帖瞻聞之歎爲其邑昔未所聞邑多孔氏寄籍爲勸義學氣習益變後諭禁鹿港積習勸以懲忿保身尤必治正兇民始憚法罷鬥其爲沙縣知土利藝茶少耕植游民率規其地種之暇則事攘奪君爲拔茶禁之而農桑始興人至今頌焉鑒俗吏利己之病深恥弗爲如古田停采買而罷津貼臺郡捐粟平糶多損己益民推之船政鹽法其裁冗費絕私弊類如此若鬻生徒選取更陋之甚者宜痛刈無所累也自聞粵寇犯閩連界諸郡邑倡捐助餉緡錢十萬出自廉餘節羨尤人之所難也其抑洋酋格以情理竟帖然不競而互市僅於雞籠無擾郡邑沿海孰能及之至治盜勦匪如鹿港斗六門鳳山皆能獲其魁平其亂盜之良或重其賢而避之獨至彰化變起倉卒讎一丞先被戕而援兵不至釀變者實亦非欲禍君也故歿後斂殯歸喪眷屬無損繇素所敬忌而致之彼羣醜尚愧歎曰吾儕有負孔使君夫盜雖欲曲全而守城亡與亡

之經不求生於橫逆之手毅然歸命於先聖之前非用力於仁而不爲  
心善烏能致此哉君愛才得真士於膠庠場屋既盡其秀彥而重林君  
文察材略白其復父讎可宥而薦之殺賊復故土後累功至提軍人謂  
滕公薦韓李生薦郭不是過也其善政不勝書書其大要如此配鄭夫  
人前卒楊夫人繼之亦卒子二憲曾憲高皆議敘部郎中女四乃爲之  
銘曰

受半文非吾徒虐一民無後乎君取前言警坐隅砥廉矢慎嚴範模苟  
利

國家忘身圖開錢轉糴資流輸力疏溝畝耕荒蕪惠綏齋願長鬱紆未  
盡格頑憐憫恩致身殉道夫豈迂不忝儒門良牧夫法宜刻名藏黃壚  
趙忠節公別傳 李元度

公諱景賢字竹生歸安人父諱炳言道光六年進士官刑部侍郎公少  
豪邁負奇氣不拘小節讀書慕古俠烈士喜任人所難有機權臨事輒  
能斷道光二十四年舉人以父子異籍被議黜入貲得復授宣平教諭  
改官內閣中書未赴丁父憂閉門讀禮鄉人未之奇也同郡徐撫部有  
壬獨器之曰君有應變才將爲國柱石慎自愛公亦以時事多故思得

一當以自效咸豐三年賊犯江甯江浙震動

詔舉行團練法公獨任其事輸重金爲眾倡得

旨加道銜以知府發甘肅用未幾甯國復湖州得解嚴十年二月賊復陷甯郡廣德直趨湖州公時在蘇州聞警馳歸與湖州守瑞春歸安令廖宗元烏程令李澍等籌守禦當是時士皆虛伍官無見錢計莫知所出公曰事急矣今市肆雖空百貨未盡徙也宜權取充軍實事成有以謝父老否亦免爲盜贖遂下令有不聽取者治以軍法不半日事粗集公曰未也今城外民廛如櫛賊至窟其中城將不能守乃縱火燬之江南援兵至賊已圍攻西北城公部署既定納鞞刀乘城誓必死遂約援兵夾擊斬賊數千圍三日而解時二月十七日也有

詔以道員用

賞額爾德木巴圖魯賊繇埭溪攻杭州越十日後城陷巡撫羅公遵殿死之將軍瑞昌公死守滿城未下會提督張公玉良自江甯馳援過湖州公遣將引道復杭州王壯愨公有齡繼爲巡撫壯愨夙知公才至是深相倚湖防事一以委公乃益繕城隍備器械造戰艦築牛馬牆分勸各屬鄉鎮治團練閏三月遣將復長興德清安吉孝豐武康五縣時蘇

常迭警援軍皆調歸惟存新軍三千公悉心校練且添募四月蘇州陷  
延及嘉興分兵駐南潯鎮以扼其衝未幾僞輔王楊輔清自宜興溧陽  
太湖來犯眾十萬沿城大掠火光燭天刁斗聲聞數十里公閉城堅守  
意氣自若會記名道蕭公翰慶自石埭來援轉戰賊境五百里將至湖  
州馬蹟被害所部敗散入郡城公拊而用之兵力稍厚時賊眾已圍五  
門公親督隊開北門出血戰數晝夜斬馘多賊遁二次解圍得  
旨以道員記名簡用聞張公玉良攻嘉興公即帥師出南潯進攻吳江  
之平望鎮蹋賊數壘據守之思即復蘇州成不世功僞英王陳玉成忽  
自太湖窺湖邵公急回救賊反乘之師潰賊復踞平望并犯南潯鎮公  
再集民兵擊走之六月分兵克廣德州時杭州圍解敗賊仍竄湖屬十  
月省城再被圍公帥兵往援圍甫解入謁王壯愨忽湖防告急即馳歸  
賊已至南門之峴山副將劉仁福者故興臺也自平湖潰歸遁款於賊  
率廣勇二千自昌化來僞爲援兵謀入城內應公偵得實陽治具款之  
而止其兵城外陰節精卒出令人束竹筍於腰爲識圍而盡殲之磔仁  
福於市竿其頭示賊賊爲奪氣解圍遁十一月嘉興烏鎮之賊分途來  
擾雙林鎮等處王壯愨遣副將文瑞來助勦合民兵轉戰十餘日悉破



其壘

詔以三次解圍功

賞按察使銜十一年正月遣兵再克長興有賊自宜興陸路來犯敗之會太湖之洞庭東西山失陷全湖皆賊有長興既不能守而北路七十二瀆港時被擾遂於大錢口添駐水師聯絡民兵通節道大小數十戰皆告捷五月大股賊來踞菱湖鎮公親督水師礮船分路夾擊大敗之奪賊船數百艘生禽數百人七月平望賊竄南潯鎮與石門賊兩路來犯皆走之九月賊來益眾乃督水陸軍出鏖戰五晝夜賊始敗退適太湖賊又來犯夾浦連敗之回郡忽報杭州被圍賊營互六十里餉道絕遂親率水陸軍往援連破賊隘口二十有奇終不能達城下洞庭東山賊偵公南向乘虛犯大錢口公急回顧且戰且退既至大敗之奪賊二百餘艘始遁去而從逆之烏鎗船匪肆掠雙林鎮復遣兵聚殲之亡何杭州陷公歎曰湖郡成孤注矣惟當效死勿去以報

國恩耳遂與在城文武紳民誓死守眾皆曰惟公命僞忠王李秀成遣二謀遺書招降公立斬之以書達上海呈江蘇巡撫轉奏始奉簡授福建督糧道之

命時四面皆逼賊烽惟留大錢口一綫路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三晝夜冰厚數尺如平地礮艦膠不能動同治元年正月二日賊乘夜來犯大錢口遂爲賊踞自此內外隔絕餽道不能通矣賊屢受湖防之挫死傷山積恨次骨掘公父墓相戒勿近攻先是賊陷名城率用地道湖郡地勢低掘地三尺卽見水技無所施又四面環大河雲梯衝車無所用惟築壘樹柵漸進逼爲坐困計二月朔公選死士三千誓解城圍繇南北門出擊各埽十餘壘獲賊糧運入城自是賊糧不復屯近處而城內外水陸兵勇尙八千有奇男婦十一萬餘口糧且盡越二日奉飭赴福

建新任及

賞加布政使銜之

恩命軍氣復爲一振蓋是時

士甚惜公才寄

諭垂詢江督曾公密令輕裝赴任移其捍衛桑梓之力以固閩壘公感泣誓死益堅密寄帛書至上海報其叔父炳麟有眾志成城守死善道之語且云使我家出一良臣不如出一忠臣公之志蓋素定矣自三月以後軍民羅雀掘鼠食草根樹皮皆盡公言笑如常時縣丞某欲通賊

事露立禽斬之有搜掠者仍按軍法五月三日城陷公大呼曰死無憾死我十數萬軍民爲憾耳賊渠譚某擁至局公冠帶見賊喝曰速殺我毋殺軍民譚曰亦不殺汝公拔刀自刎爲所奪執之去僕陸二自刎死公被執至蘇幽諸獄邏禁甚嚴求死不可得脅降不屈李世賢復爲下士狀百計誘說不爲動遂有遣歸之意譚逆不可世賢赴江北時誠勿殺譚稍稍善視之公見輒詈罵一日攜常熟地圖以詢遽投之火二年三月賊自太倉敗歸揚言公將襲蘇譚逆懼十八日日晡招公飲酒半詰公曰汝通妖兵邪公曰我本官兵何謂通汝欲獻蘇州邪公曰蘇本大清土地何謂獻邪又曰汝死期至矣公仰天大笑曰求之一年而不得今何幸也連舉數巨觥罵益厲譚逆舉洋鎗對擊其胸而墮年四十有二賊目棺瘞之公身材不踰中人貌偉異口可容拳大小百餘戰皆親冒矢石天性好殺嘗曰吾得殺人下酒乃快事耳所俘賊皆浮白斬之後見曾文正解散歌始悟脅從皆獲免湖州旣陷

廷旨數詢公下落死事聞

優詔褒閔且曰趙景賢係在籍紳士無守土之責集團禦侮每戰必捷迨至孤城困守糧餉軍火俱盡仍堅持數月力盡被執賊匪誘脅百端

矢志不移卒以身殉節孤忠可嘉可憫其改照巡撫陣亡例從優議卹且賜諡於湖州建專祠其長子趙深彥一併附祀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蓋次子趙濱彥潤彥滋彥添彥淶彥均俟及歲時送部引見

尋

賜祭葬

予諡忠節公在繫作絕命詩四章有云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又云厚貌徒爲爾孤忠矢靡他僞忠王本欲送公歸致書以漢壽亭侯歸漢爲言公斥其疑不於倫且曰歸我者之爲知己不如殺我者之尤爲知己也初杭州旣陷公知事不可爲盡遺其家屬出而身居守深彥年甫十二寓湖南聞湖州失大慟服毒死南撫爲奏請

旌卹

贊曰軍興以來死封疆死職死綏者屢指難舉數然皆有民社責也若其以鄉紳毀家紆難率民兵登陴效死抗數十萬之賊血戰三年殄賊萬計迨行省陷列郡盡淪賊猶死守孤城六閱月力竭被執幽繫經年百折不可回卒罵賊以死如公者豈非古今所勗見哉雖然烈士徇名勗千古未有之烈茲其所以獨立千古歟

張忠毅公別傳 李元度

張公運蘭字凱章湘鄉人性沈毅有智略初從王公鑫募湘勇轉戰衡永郴桂各屬累功洊保同知

特旨賞封典咸豐六年武昌賊上犯從王公馳援獨勦通城賊敗諸石相橋遂駐通城崇陽告急夜馳百二十里犁且與王公會大破賊於白蜆橋論功

賞戴孔雀翎七年從王公援江西轉戰臨江吉安敗賊於樂安新城追擊至廣昌公功皆最王公卒於軍公與王公開化代其任會吉安賊窺

永豐公敗賊於羅湖橋越日賊復大至公出奇兵敗之野蠻橋詔晉知府加道銜留防安福是年八月臨江援賊犯新喻公擬扼峽江

之橋埠灘師抵獅子山賊忽兩路至勢張甚公揮軍敗其西路明日復敗南路賊於張村盡破賊壘燔其輜重援賊遁遂移營吉水扼賊三曲

灘相持數日血戰十數次斬逆渠黃錫崑賊不敢越贛江一步十一月偽翼王石達開悉銳來犯公急渡贛江扼之賊不敢逼旣而連敗賊於

朱山橋高橋中坑等處斬逆目數十人明日又及賊血戰朱山橋石逆大創焚屯遁遂解永豐圍

詔晉守巡道明年自永豐略定樂安宜黃破磁圭賊巢復南豐建昌  
詔加按察使銜七月賊復犯南豐擊走之追及新城之杭山降其眾數  
千當是時

特詔起侍郎曾公國藩於家治浙江軍務曾公行次江西賊已入閩擬  
援福建疏調公及蕭公啟江各帥所部從公赴廣信適賊陷安仁別將  
失利公進擊大破之殲賊數千

賜號克圖爾格依巴圖魯將入閩會新城告急公馳援至則劉公長佑  
已破賊賊竄閩公遂由杉關入閩破賊順昌賊出竄甯都劉公追擊之  
公以景德鎮官軍失利率所部往援十二月抵李村見數十騎列河岸  
公曰此設伏誘我也然我軍初至不濟賊且謂我怯乃揮眾渡伏賊萬  
餘突起逆渠八人泚水來犯公蔽斃其一猛追之八人者皆瘞遂濟河  
塵擊斬馘二千有奇解散千計楮其巢時大雪振旅時衣盡白堅冰凝  
鞍粘不能動九年正月饒州軍敗於牛角嶺賊大至公分兵赴援再殲  
其眾於栗樹山六年大破景鎮賊賊竄浮梁明日我軍復浮梁  
詔加市政使銜是年秋粵賊犯湖南公奉檄回援屯郴州破星子九陂  
石塘等巢殲賊萬有

旨除開歸陳許兵備道十年曾公以兩江總督授欽差大臣疏調公赴  
皖屯旌德遣將會同提督鮑公超復黟又同破賊於盧村賊遁明年二  
月克休甯得

旨以按察使記名簡用五月再復黟盡夷其壘賊踞徽州已一年至是  
解軍威棄城遁公留徽尋以病歸同治元年除福建按察使明年奉  
詔援廣東擣陽山石塋堅巢降其眾三千禽巨酋李復猷於連州復猷  
石達開餘黨也最狡悍爲川黔楚粵患數年至是伏誅邊民酹酒相慶  
會英德降賊鄧二復叛嘯聚鶴菁山公帥師擣其巢禽斬之三年春平  
土寇陳仰古屬閩賊鳴張公帥師往援駐武平九月十一日出隊擊賊  
遂北數十里而廣東不遠賊適至乘虛攻陷武平公聞警急回賊從聞  
道截出我軍首尾莫能顧總兵賀公世楨王公明高副將雷公照雄等  
皆戰死公力竭被執大罵不屈賊怒支解之賊竄後都司湯友德得公  
遺骨於亂屍中又得其元於學宮面如生狀聞  
天子憐憫加等

賜卹

贈巡撫

子諡忠毅

賞騎都尉世職

詔武平及湖南各建專祠弟運桂累功擢總兵

賞花翎

賜號彥勇巴圖魯先公二年卒於軍

贊曰余初未識公聞王壯武卒後賊適大至眾兇懼公屹然不動聲色  
三曲灘諸戰力遏援賊使吉安得竟其功意其人必魁傑非常士及公  
隸湘鄉相國戲下余與會肥李相國同綜理營務始晤公貴溪恂恂書  
生耳而其後死事乃獨慘烈悲夫

彭忠壯公別傳

李正度

彭公諱毓橋字杏南湘鄉人隸湘軍勦賊以功敘從九品

賞藍翎咸豐八年隨今威毅伯曾公國荃及張忠毅運蘭合攻江西景  
德鎮克之遂復浮梁遷縣丞十年從復黟縣建德等城晉知縣加五品  
銜僞英王陳玉成率悍黨竄踞小池驛勢張甚威毅思以計取之命公  
與營將蕭公孚泗張公勝祿等帥師當其衝別遣守備李公臣典走聞  
道潛焚賊館賊正與我軍相持瞥見火起軍遂亂我軍乘之賊大敗及



大軍進規安慶大破賊於菱湖遂合圍明年三月掘長濠困賊陳玉成率悍賊與城賊夾犯我軍翼毀濠公等前後抵擊鏖戰數日夜適提督鮑公超帥師襲賊後敗之賊宵遁鮑公尋殲悍賊於赤岡嶺我軍遂逼城而軍七月玉成復率黨數萬來援以逆眷在圍城中也公與張公勝祿李公臣典分三路迎敵血戰竟日斬級數千玉成遁越八日而安慶復矣同治元年公會諸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奪西梁山濡須口諸要隘渡江破太平府奪金柱關遂取蕪湖得

旨以道員記名簡放

賞毅勇巴圖魯名號換戴孔雀翎夏四月大軍進攻江甯公與諸將分途取丹陽鎮秣陵關六郎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等要隘夷賊壘數十進攻雨花臺賊死拒未卽下閏八月僞忠王李秀成率蘇州賊援江甯凡數十萬圍官軍各壘會疫作公等力疾禦卻之賊用地雷法轟壘壘壞者數矣並以公等力禦得完計苦守四十六晝夜賊智勇俱困十月五日解圍遁十二月公帥師奪取六郎橋隘口二年四月破雨花臺僞城嗣是紫金山富橋門尚方門方山土山七甕橋孝陵衛及解溪龍都湖熟純化鎮散岔鎮諸賊壘以次下公皆在事有功三年正月攻克

天堡偽城五月克地堡至六月十六日而江甯拔矣冊勳

詔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

旨簡放

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久之補汀漳龍兵備道未赴會曾公國荃奉巡

撫湖北之

命疏調公領湘軍赴鄂時河南捻寇猖獗竄掠黃州安陸二郡境公帥

師進剿戰比有功六年二月十八日師進次蕪水值賊黨大至眾數倍

我軍迎剿多死傷公督隊血戰自且至日晡馬陷泥淖中被禽賊脅之

降大罵不屈遂被害年四十有一公行軍謀勇兼懋尤善審地勢每立

營必豫籌出入險夷之路使賊不能劫屢遇巨寇挾全力來攻而軍屢

屹然公之力也死事聞

詔旌布政使陣亡例議卹

敕湖南本籍及立功地方各建專祠事蹟宣付史館

贈內閣學士銜

賜祭葬

予諡忠壯

賞騎都尉世職子秀珽併襲三等男爵

贊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以公之勇智殄十數年負嶠勅寇無所衄及戰斬黃卒死擒寇之難豈誠有所短哉天下之變常出於所備外也然公結髮從軍誓以死報

國久矣視裘革沙場直猶衽席耳豈必死矚下乃爲得所哉

徐剛毅公傳略 孫衣言 代馬端敏公

徐剛毅公平生戰功及其殉難漳州之烈喬鶴儕中丞所爲行狀詳哉言之矣剛毅初從呂文節公出辦賊後在袁端敏公軍中時新貽已官皖未相見也咸豐九年副都統伊興額以怨劾端敏辭連剛毅皖撫軍翁文勤公屬新貽往廉其實遂與剛毅相見於徐州相得歡甚每見其議論鋒穎不可一世心服之然猶以爲年壯氣勝未能知其深也是年冬端敏事白復督師來臨淮新貽與剛毅皆佐端敏軍軍中多魁傑智略之士而剛毅獨深喜新貽每縱談天下事卽至夜分或有所拂鬱感慨卽狂呼拍案聲震堂屋新貽每竊語人曰徐公殺氣滿面兩目灼灼光射人是殆終以義烈見人或不謂然也而剛毅屢出勦賊戰卽勝當時所謂馬家樓俞家灣烏衣鎮之捷是也剛毅旣屢有功然與軍中人

語輒不合苗沛霖方自言團練助官兵尤害剛毅遂爲蜚語中剛毅端敏知其必不能相下輒遣剛毅歸治江北團練十一年冬簡授福建汀漳龍道明年剛毅將赴閩復來臨淮相視握手歎歎若不忍別甫抵官旋以攝按察使去漳閩中久無事文恬武嬉不可振刷剛毅每與新貽書輒深以爲憂新貽亦輒復書慰勉同治三年九月新貽奉命撫浙復致剛毅書謂相去漸近可喜乃新貽未至浙而剛毅殉漳州死矣蓋剛毅以三年二月去漳州而粵賊棄浙去悉眾南趨閩閩撫徐清惠公方請以剛毅督全省軍務剛毅遂以署按察使守延平戰輒破賊賊頗潰入粵閩嚴解剛毅以七月還漳州而賊復由粵入閩以九月九日陷永安十一日陷武平十二日陷龍巖剛毅僅得練勇二百五十人守漳州十四日漳州破剛毅被執大罵不屈十七日夜遇害漳旣無宿備又援不至故及於難妻王夫人聞城破知剛毅必死賊先絞死其女文姑亦自經以死一子昭勳不知所終嗚呼烈矣新貽之言不幸而中而剛毅則可謂不負其志矣初咸豐九年安徽布政使李武愨公孟羣殉難廬州其絕命詞有家國艱難空涕泪乾坤維繫祇君親之句剛毅在軍中每喜誦武愨此二語擊節悲歌聲泪俱下蓋其志固先定云

黃忠壯公傳

黃公淳熙字子春江西鄱陽人沈潛好學博涉書史道光二十七年成進士以知縣需次湖南歷署綏甯會同俱有政聲而天性剛直不肯阿曲以徇時由是爲上官所不悅公遂引疾解組以任內事有未完留寓省城益閉門讀書凡郡國利病政治所宜時務之要及水道方輿靡不悉心研求考證精覈出則青袍布履徒步往來見者莫知其爲舊令尹也會駱文忠巡撫湘中訪求人材廉得公之賢數使人致意勸其仕進而公實無心用世遜詞謝焉駱公愈賢公不置親至其邸彊起之七年秋公始幡然再出攝湘鄉篆甫三月政教大敷清結訟案數百每聽訟不施鞭撻雖宿姦巨猾亦使自輸其情反覆研詰必待詞窮心服而後定讞暇輒匹馬獨行徧歷鄉村務求民隱其所規畫皆爲地方久遠之計駱公知其才識過人堪勝大任方欲專疏薦達而公遽丁父憂去值江右大亂鄱陽已陷於賊公乃聞道奔喪旋奉母來湖南駱公令公募勇千六百人保衛省城九年奉檄會討石達開於寶慶尋勦賊目何文彪於江華又追擊於江藍廳皆大破之九月復追勦逆首賴裕新於楚粵交界之牛尾嶺杉木根黃馬寨等處殲其渠十年率師防堵永州道

州綏甯靖州旋又追勦逆首彭大順於宜章桂陽復其城公威望日著所部增至三千人號果毅營前後積功由直隸州知府洊升湖南記名道當是時賊之犯湖湘者屢爲公與諸大將擊破而四川土寇蠡起迭陷州縣遙與石達開相勾結疆臣飛章入告

天子命駱公爲大帥入蜀討賊十四年春駱公統師由荊州上駛令公率果毅一軍爲前鋒行抵萬縣而賊何國樑何興順已逼圍順慶矣五月朔日公督所部赴援賊聞大軍至卽撤圍竄往定遠攻圍縣城公復兼程往救之則賊眾三萬餘人屯聚定遠西南門外並於南門壩作浮橋欲圖分股渡江牽制官軍公令諸軍進擊氣皆百倍賊不能支棄營奔逃公窮追至江干沿途二十餘壘望風皆潰禽斬首逆何國樑及其黨數千人溺水斃者無數遺散脅從萬餘人立解定遠之圍駱公疏奏公功

詔加按察使銜公軍旣捷復恐餘賊竄入重慶急謀追勦而賊目彭紹祖在東岸聞信自下游冒雨潛渡而西收集敗眾二三千人由清平鎮竄往燕子窩二郎場適其黨朱某又率眾數千人由青岡壩至兩賊合而勢復張遂爲反噬之謀四面設伏而虛二郎場以待二郎場者絕地

也四山壁立谿谷阻深一縷羊腸盤紆曲折公軍至萬古壩離場所二  
十里連使探者偵之至則不見一賊詢之民適遇賊問誰之曰賊聞軍  
至盡遠颺矣探者還報公遂於月之望夜五鼓統軍前進至燕子窩遇  
賊前營曾志友擊之皆走我軍旣昧於地利又視賊蔑如復追之及二  
郎場賊反分兩路遶山麓上竄公知有伏急令各營分左右路搜勦而  
賊伏已紛起巖阿閒我軍皆逼處於仄徑田中泥淖又深公慮全軍俱  
覆令諸將結隊退自督中軍大旗與幕僚候選知縣鄧立心湖南侯補  
知縣蔡鴻章等各率親兵十數人躍馬前馳未半里賊掩至親兵見事  
急爭控馬請退公叱之曰我何可走走則六營將士同盡矣解所佩統  
領關防授親兵使歸報主帥而親自搏戰立心鴻章亦突陣而入皆爲  
賊害中營參將鄒上元游擊彭克昌都司左春坊望見馳救均中矛死  
公遽鞭馬衝陣馬陷於淖遂棄之揮大刀直前賊圍四合公手斫十數  
賊而右臂左脇皆中刃血溢出暈絕撲地賊尋擁之去公少甦賊迫令  
跪公大罵不屈賊怒抉其首而支解并積烈薪燔之旣而賊遁場中民  
拾公遺骸及公之首來獻於軍殮時闔營哀慟駱公在大竹縣以其事  
聞

天子詔曰道員黃淳熙追賊遇伏力戰陣亡所部勇丁悉獲保全披覽死事情形殊深悼惜著追贈布政使銜加恩予諡並於四川順慶府城及殉難地方建立專祠公爲人恂恂儒者而駢脇多力習苦耐勞其治軍嚴整有法恩信孚洽遇征討必躬爲眾先嘗日蹕百餘里士卒或疲困道路輒令就地休息而率其健者以從及抵賊所則所部往往不及其半臨敵英鷲無前定遠之戰以三千餘人當三萬之眾不過三時之久殲渠盪壘城圍立解祇以不忍殺降致使餘燼復熾及二郎場之役自知已陷伏中奮然以身當之直突橫衝斬其驍悍三四百人我兵死者纔逾百數全部勇丁合長夫五千餘人俱退出免於難器械資糧亦無損失而賊以大創恐官軍復至卽挈眾遁則是戰雖敗而功亦著已論曰黃忠壯公在楚最爲駱公所知胡文忠嘗欲招人幕府而忠壯不之應也駱公言忠壯才任艱鉅卓出輩流之上使得晉任封圻則本朝于清端趙蒸毅之流亞也其稱許至此惜乎干將方試遽遭挫折爲忠臣而不得爲名臣也悲夫

又黃淳熙傳

王闕譯

黃淳熙字子春鄱陽人也世農家家令牧牛與傭奴雜作輒尋故書讀



之大父奇其志乃令人學貧不能試府縣或償錢數百人城投卷試卽列高等遂爲縣生員居數年貧益甚躬伐竹木運販江湖閒致資產數千金遂積書通五經三史之學尤習九州方域廣輪形勢畫地圖數十卷道光中以舉人成丁未進士卽用知縣分湖南布衣青鞵非時不謁上官同僚則大詫之性沈毅寡所容納好剛而陵上道光末天下猶號爲承平人重其官州縣初宦踈踏唯謹長吏視淳熙不足置輕重以進士姑容之歲餘署會同縣數月代去以閒居委治長沙發審諸獄訟舊例無所可否淳熙至斷獄如在己有富僧與人訟多通官吏賂請相屬淳熙一訊不直之明日自藩司以下爲說者函五六至淳熙則召僧陳書案上一書輒笞二百遂捶千餘毘入獄訟者盡謹旋署綏甯縣僻小俗悍一以威政爲治羣盜屏息禁絕胥吏扶持良弱縣中疏食水飲二歲大治縣鄰廣西洪秀全亂作而境內清靜上官以淳熙介直欲試困之遣兵數百人到縣防賊索餉縣官淳熙請之不得卽上言綏甯非寇衝不足煩兵今遣兵徒困縣令守土官死於賊有名死兵不可上官服其強會長沙圍急兵餉不發淳熙以便宜發餉給兵事平請抵復不許乃奸語陽譽之補官衡陽淳熙旣屢以伉直見疾因此發憤稱疾不